

私訪包公



内 容 提 要

《私访包公》讲述北宋年间，丞相包拯陈州放粮，未能如期回京交旨，被兵部司马王强诬为“抗旨不遵，图谋不轨”。宋王为辨忠奸，微服出行，历经艰险，终于真相大白。

《砸御匾》讲述宋真宗时，王强之婿谢金吾仗势砸毁杨门御匾，反告刁状。宋王怒斩余太君，忠臣寇准力谏不从，幸杨宗保兵劫法场，救出余太君，焦赞剪除了奸佞谢金吾。

《李逵夺鱼》讲述宋江充军途经江州，与戴宗、李逵相会。李逵到江边寻鱼下酒，大闹鱼行，与张顺厮打。宋江赶来，二人言归于好。

全书语言活泼诙谐，故事曲折动人。

私 访 包 公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56千字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插页2 印张7.25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1——6,000册

书号:10227·079 定价:1.20元

目 次

私访包公.....王元伦 整理(1)

砸 御 匾.....刘宗琴 口述
冯锦昌 整理(119)

李逵夺鱼.....冯锦昌 整理(213)

公 包 访 私

王元伦 整理

第一回 金殿上奸贼奏谎本 牌坊下贞妇诉实情

汴京城 通向陈州的阳关道，
尘土起，客来人往如涌潮。
有的是，行商大贾在奔跑，
有的是，高利贷主把账讨。
有的是，衣衫褴褛甚潦倒，
有的是，服装华丽真富豪。
有的骑马坐彩轿。
有的推车肩担挑。
从正西走来一老道，
这道长六旬开外年岁高。
脸上看面色红润不显老，
唯有那五绺苍髯胸前飘。
只见他九梁道冠把头罩，
白绫丝带脑后摇。
身穿道袍是绛紫表儿，

腰系着灯穗双垂鹅黄绦。
穿一双白布袜子是高勒儿，
足蹬着双脸麻鞋云字描。
毛竹卦板怀中抱，
肩上背个黄布包。
只见他，走上一步一喘气，
走上两步两捶腰。
要问老道哪里去？
他要到陈州访老包。

我说的这部书叫私访老包。也是《包公案》中的一折。有的同志说：包公案我听的多啦，什么薶荞麦、闹县衙、断鸟盆、审赵大、打龙袍、打銮驾、铡包勉、铡驸马、包公私访扮王八等。包公私访俺听的不少，私访包公还是头一回听！包公身犯何罪，为啥访他？谁有天胆敢访阎罗包公啊？各位莫急，听我从头讲起。

只因陈州府荒旱三载，五谷不收，百姓饿死许多，倒坐南衙开封府铁面包公善能体会百姓疾苦，向仁宗皇帝上疏，谏请皇帝开仓放粮，赈救饥民，以顺民意，以利社稷。这封奏折今天在开封博物馆还可以查到。哪位同志若不相信，你去一查便知。

仁宗天子赵祯准下了包公奏章，拨下白米一万石、十万雪花银，委派四位国舅去陈州放粮。

四位国舅到了陈州，敲诈勒索，无所不为，米里掺沙，从中贪污，苦害黎民。只弄得老百姓饿殍遍野，怨声载道。消息传至京都，包公亲自面圣，要求到陈州查访虚实。仁宗准奏，敕封包公为代天巡使，朝命钦差，御札三道，先铡后奏。

包公到了陈州查出真情，铡了四位国舅，代行职权，继续在陈州放粮。包公出京之时，仁宗限期三月归京交旨。可是，包公在放粮期间问了几桩无头要案，官司缠手，无法按期回京交旨。谁知这件事被坏人钻了空子，此人姓王名强，官居兵部司马。

一日早朝，捧旨官殿角高喊：“圣驾临朝，皇上晓谕众位公卿，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哪！”

奸贼王强应声喊道：“我主万岁，臣有本奏。”说着，跑上金殿，品级台前跪倒叩头，口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兵部王强，朝见圣驾。”

仁宗说：“王爱卿，上殿有何本奏？”

王强说：“启奏万岁，近日传闻，开封府尹包拯，借赈灾之便，滥发皇粮，收买民心，招兵买马，目无朝纲，与圣上分庭抗礼。大兵练齐，他要围困汴京。那时，恐宋室江山危在旦夕矣。故此，为臣据实奏明圣上，望圣上早作防范为上。”

仁宗说：“哦？王爱卿，难道竟有此事？”王强说：“臣有天胆，也不敢欺蒙圣上。”仁宗说：“包拯造反，你是耳闻，还是眼见？可有证据？”王强说：“臣虽未亲眼见，但街谈巷议已是满城风雨。常言说：‘无云不下雨，无风不起浪！’望圣上三思。”其实流言蜚语全是王强的心腹在下面散布的。他想置包公于死地。

仁宗说：“王爱卿，眼见为实，耳听是虚。道听途说怎能定为谋反之罪呢？”王强说：“我主圣明，道听途说实难证为谋反。不过，臣有一事不明，特求圣上赐教。包拯陈州放粮，不知我主可有期限？”仁宗说：“寡人叫他三月归京交旨。”王强说：“今已几日？”仁宗说：“半年有余。”

王强说：“万岁，你叫他仨月交旨，他竟敢半年不归，这不是抗旨不遵吗？大宋条律订的明白：违抗圣旨，即是谋反。还望圣上定夺。”

宋仁宗听王强讲得有理，就问：“王爱卿，依你之见呢？”王强说：“万岁，以微臣拙见，请圣上先传圣旨将包拯老少眷属统统拿住，看押刑部监中，臣再发兵陈州，拿住包拯，交大理寺审问，忠奸自然分明，不知圣意如何？”

仁宗听了连连点头，嗯了一声，掂起笔来要写圣旨。真要圣旨一下，包公合家八十八口一个也难活，可以说是最大的冤案。

眼看仁宗要写圣旨，站在他背后的“蝮蝮虫”说话啦，“万岁谨言。”

有的同志问啥是蝮蝮虫？在封建时代这是一个职务。大家看古装戏时常常见一个人，拿个马尾拂尘，太监打扮，其实他的任务不是伺候皇帝，一上朝站在皇帝后面也不说话，可是，他一说话就很关键！比如：两家大臣金殿顶本，或是某大臣犯罪，需要皇帝表态说话的时候，蝮蝮虫这时在后边就说话了，他就那四个字：“万岁谨言”！提醒皇帝说话慎重些，君无戏言，一句话可以掉脑袋。

为啥起名蝮蝮虫呢？蝮蝮大家都知道是个小昆虫，北方叫蝮蝮，河南叫蚰子，叫唤起来吱吱吱老是一个腔调。蝮蝮虫也是一个腔调，“万岁谨言”，和蝮蝮差不多，所以就有了这种俗称。

仁宗提笔刚要写旨，听到“万岁谨言”四字，吸了一口凉气，又把笔放下了。就说：“王爱卿，暂且下殿，孤王定然派人到陈州查访，待访清查明再行处置。”说着袍袖一摆，卷帘散

朝。

仁宗回到宫内双眉紧锁，长吁短叹。皇后问道：“万岁，每日散朝欢天喜地，为何今日愁眉不展呢？”仁宗就将金殿王强动本之事讲说一遍。皇后一听，赶紧跪地求情：“万岁呀，谁不知包拯赤胆忠心，是托国之臣。他咋能谋反哪？主公圣明，勿听片面之词，贻误国家大事呀！”

仁宗说：“包拯居官清正廉明，孤王焉能不晓？怎奈他官做大了，品级高了，远离朝纲，抗旨不遵，如今是忠是奸不得不虑呀！”皇后说：“万岁，何不派哪家大臣暗下陈州，细作考查，辩明真伪。包公若是贤臣，我主加以重用，倘若查明包拯确有谋反之意，再抄包家满门也不为迟。”

仁宗说：“梓童言之有理。可是我派那家好呢？常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羽。孤也不知谁是真忠假忠，我若派个正直官员，他回来能据实而奏，若是派个奸诈权臣，回来颠倒黑白，谎报军情，岂不是误了大事吗？看来只好寡人亲到陈州，前去私访了。”

皇后说：“我主久居深宫内院，怎能经起如此风波之苦？况且又是远离他乡，只身一人，不带保驾护卫，臣妾实为担心，主公万万使不得。”

“梓童不必忧虑，要知道：群臣满朝廷，贤才有几人哪！昔日文王为访贤才，亲临渭水为姜尚拉纤；刘玄德为访贤才曾经三顾茅庐，难道孤王就不能效法古人，辨明善恶真假，弄清贤愚忠奸，亲自跑上一趟呢？为了宋室江山孤王陈州查访，就是吃苦担险，也在所不辞。”

仁宗主意已定，就在宫院乔装改扮，打扮成一个算卦道士，暗暗出了后宰门，直奔陈州。谁知他一出后宰门，就被一

个人发现。这人正是王强的心腹。王强料定仁宗要去私访，所以派遣飞毛腿曹标，暗佩宝剑，在后宰门的远处盯梢。王强嘱咐曹标，如果仁宗出来就跟随后面，到了无人之处，将他杀死，将人头扔到包公的花园之中。然后他带兵围住包府，搜出人头，诬陷包公杀害天子，他要先除包公，后夺江山。

仁宗并不知道后面有人跟着暗算于他，离开宫院出了城门，走上了通向陈州的官道。向前走了七、八里路，到了护城堤口，仁宗实在走不动了，腰酸腿疼，呼呼发喘。他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头哇？往日他一动身前呼后拥，他一迈步非辇即轿，这八里地就把腿跑肿了。仁宗心想：这离陈州可有多远呢？何时才能到哪？

仁宗正在犯难，见路旁有几家卖饭的小店，刚刚走到一家饭铺门口，从里边出来个人儿，上前拦住仁宗，大声叫道：“客，别走啦。”仁宗吓得往后退了两步，心说：刚出城关莫非遇到刺客不成？刺客是真有，不过不是在前面而是在背后，因为这是条通京大道，车水马龙，刺客没敢动手。仁宗上下打量来人；这人二十多岁，聪明伶俐，一团和气。头带马鞍鞦帽圈儿，身穿三道杠的坎肩儿，腰系半截水裙儿，手掂短杆马鞭儿。看样子不象坏人。就问：“这位后生，咱们素不相识，为何拦住我的去路？”后生笑了：“道爷，莫要见怪，我叫王二，是个赶脚的。”“啥是赶脚的？”“道爷别取笑了；你老儿久走江湖，什么不知道哇？就是赶毛驴儿呗。雇我的驴吧，跑的快，走的稳，道爷骑驴不？”

仁宗暗想：嘿，我活了六十多岁还不知骑驴是啥滋味咧，腰酸腿疼，难以行走，且骑上试试再说：“小二呀，我要到陈州去，你要赶得稳一些，快一些，到时候多给你些银子，决不会亏

待于你。”小二一听给银子非常高兴：“老道爷您放心吧！保险稳当，若把你摔下来了，叫你骑上我。”“嗯，一派胡讲。”“嘿嘿嘿，取笑取笑，道爷上驴吧。”仁宗上了毛驴，王小二咋啦一个响鞭，“喔呷！”只见这头毛驴把头一扬，吭吭大叫两声，亮开四只银蹄儿，耳朵一竖，尾巴一拧，把腰一弓，日奔儿一声，后蹄刚离汴京，前蹄可就到陈州啦。

为啥恁快？这就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你们等着听，我等着唱，仁宗等着访查包公，包公还等着回京铡王强，路上的闲话统统去掉啦。一路之上，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到了陈州的十里长亭。

仁宗怕骑驴容易引人注意，下了毛驴给了脚钱，王小二欢天喜地回转开封。仁宗背起包裹迈开老腿，嗒嗒嗒嗒顺着大道奔陈州城关而来。刚刚往前走了两三里路程，突然雷声隆隆，飘泼大雨下将起来。

仁宗冒雨往前紧跑一阵，真凑巧，前面有个过路牌坊。仁宗喜出望外，紧走几步，来到牌坊下边，在西南角的牌坊脚上坐下。心想：等风停雨住我再进城。

仁宗刚刚在牌坊下落座，忽听东北方向有人喊道：“天哪，唉嘿苍天，杀人的天，你咋不睁睁眼哪！”各位，惹事儿的人来啦，她这一来看能引出多大的乱子吧。

宋仁宗牌坊下面正为难，
东北角哭啼啼来位女婵娟。
这个女子年纪大约十八九，
容貌俊美似天仙。
忽灵灵杏眼含秋水，
两道蛾眉细又弯。

粉浓浓的桃花面，
就象是胭脂洒在白玉盘。
脸上没有擦脂粉，
乌云蓬松少钗环。
头带麻冠身穿孝，
红绣花鞋白布靴(mán)
肩上挑个饭挑子，
哭哭啼啼奔西南。
顶风冒雨把路赶，
口中不住呼苍天。
“天哪天，你下刀，你下剑，
你下石碓，你下碾盘。
把我砸死荒郊外，
省得奴家再作难。”
哭哭啼啼正然走，
见有座牌坊在前边。
走几步来到牌坊下，
轻轻放下挑饭担。
撩起衣襟擦泪眼，
歇息歇息再奔阳关。

这个女子在牌坊的东北角避雨，仁宗在牌坊的西南角坐着，他们谁也没看见谁。这时雷声响个不停，大雨哗哗下个不止，俩人心里都很害怕，都盼着能来个人仗仗胆助助威。

这个女子心惊肉跳地闪秋波往四下观看，嗨！忽然发现西南角坐个老道，有六旬开外，五绺苍髯风摆不乱，头带九梁道冠，身穿绛紫道袍，腰系鹅黄丝绦，白袜云鞋，闭目端坐。这

姑娘看罢心中暗想：呀！我的天哪，刚才我到这里没看见有人，怎么一转眼，从哪跑来一位老道哇？哎呀，常说：贼僧妖道，三姑六婆，善于摇唇鼓舌，搬弄事非。我正在危难之际，千万不敢再引出什么祸事来了。暗暗说道：老道哇老道，你是好人也罢，坏人也罢，俺是个遇难之人，我避我的难，你避你的雨，咱们谁也别咋着谁，你可别吓俺。这女子越想越害怕，心里扑通扑通打水一般。

此时，仁宗心中更害怕，他一辈子没离过深宫，今天孤身一人在旷野荒郊，雷鸣电闪，觉得毛骨悚然，身上直冒冷汗。心想：若能来个人和我作伴该有多好哇。他闪二目往四下一看，哧，见牌坊东北角坐个女子，长得花容月貌，天姿国色，可称得起是位绝代佳人。见她头带麻冠，身穿重孝，面前还放着些什么东西。

仁宗心里说：怪呀！我刚来的时候没见一人，怎么刚一闭眼的工夫，从哪来了这样一个俊俏女子呀？好哇，孤王正在烦闷，终算盼个人来，不免将她唤将过来，闲谈闲谈，一能仗胆助威，二能查访包拯。仁宗正要开口又一转念：且慢，俺们素不相识，我若唤她，倘被抢白两句，如之奈何？也罢，只要身旁有人，孤也就不怕了，等到风停雨住，速速进城私访才是。谁知，雨越下越大，这姑娘心里非常着急，仰面叹了口气说道：“苍天啊苍天，你早不下，晚不下，偏偏我送饭你就下起来了。”仁宗见这女子呼天唤地，说话弦外有音，顿觉奇怪。心中暗想：嗯，我观她面带愁容，眼中含泪，好象有什么冤屈之事。女子呀女子，你没什么冤枉也就罢了，若是有什么冤枉，今日遇见我，这官司你算告到地方啦。寡人是来私访的，何不趁此机会打听包拯在陈州作些什么？

仁宗正在琢磨心事，这时雨已经下得小了一些。这姑娘心里有事，连忙站起身来，担起饭挑就走。仁宗一看，这女子要走，暗说：不能让她走，她若走了我可问哪个呀？

仁宗站起向前走了几步，一打稽首说：“无量佛，女施主慢走，女施主慢走。”姑娘一看，这位老道拦住去路，又和自己说话，脸一红，嘴一噘说：“你这个老道毫无道理，你再老也是一男，俺是一女，男女授受不亲，为何拦住俺的去路哇？”

仁宗说：“女子莫要生疑，你看荒郊野外，古牌坊下，又是打雷，又是下雨，我偌大的年纪尚有几许恐惧，难道女子你就不害怕吗？我是想把你叫到跟前，咱们说说话、啦啦呱，也就不害怕了。女子，你担着这副挑子是往哪里去呀？”

姑娘见问，忙将饭担放下，长叹了一口气：“噫！道爷呀，俺是进城送饭的。”“哦，你与何人送饭哪？”姑娘头一低说：“我给他送饭。”仁宗说：“他是谁呀？”姑娘脸一红说：“你这老道真是糊涂，你问啥，他！他！他就是他呗。”

仁宗说：“他？他？哦，女子，他就是你家丈夫对吗？”有的人就问，仁宗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连“他”这个称呼都不懂吗？别挑剔，仁宗真不懂。他在宫院都称梓童爱妃。你呀，他呀，是庶民百姓夫妇之间的称呼，他哪会知道？仁宗问：“女子，你家丈夫在城中做官？”“不做官。”“公干？”“不公干。”“做买？”“不做买。”“做卖？”“也不做卖。”仁宗说：“哎！一不做官，二不公干，三不做买，也不做卖；你丈夫在城中作何营生啊！”姑娘说：“俺丈夫在城里坐监哪。”仁宗惊奇地问：“什么？坐监！哎呀，做什么买卖不比坐监强啊？为啥偏要去坐监呢？”姑娘一听，又气又羞地说：“你这老道毫无道理！谁愿意坐监哪？俺是身不自主！俺丈夫是被奸贼害到监里的。”

仁宗说：“好，你说你有冤屈，能不能把你的冤枉之事说一说，让我听上一听，好不好哇？”姑娘说：“老道爷别问啦，我就是给你说了，你也没法给俺伸冤报仇，也不能替俺拿奸贼。俺丈夫正在南监受罪挨饿，别耽误俺进城送饭啦。”

仁宗说：“女子莫要难过，不要看我是个穷道士，我久走江湖，喜朋爱友，我有不少朋友都身居高官，你将你的冤屈给我说说，我虽不能给你拿贼办案，可我略识几个草字，可以给你写张状纸，不叫你到别处去告，我叫你找南衙包公，我敢保险，你到那里一告就准，一准就赢。包大人定能给你拿贼报仇。怎么样？愿意说吗？”

姑娘一听能给伸冤报仇，满心欢喜。暗想：我看这道士有些不凡，不象跑江湖的，倒象哪家大臣离京私访，给他说说也许能给俺伸冤雪耻，就是不能给俺报仇，我看这道士偌大的年纪，他也不会走露风声，坏俺的事情。嘻，说了吧。姑娘想罢叹了口气说：“老道爷，不提俺的冤枉还则罢了，提起俺的冤来，真是冤比山高，仇比海深。老人家，稳坐牌坊下边，听我慢慢给你诉说：

提起来血海冤仇令人悲痛，
好似尖刀刺我心疼。
俺的家就在陈州府，
南门大街住路东。
我的爹姓徐名瑾中过举，
母亲娘家本姓冯。
上无兄，下无弟，
只有奴家孤伶仃。
我的乳名叫香姐，

长大花名徐桂英。
七岁女学把书念，
一十二岁学针工。
二老为奴把亲定，
俺许到城东北八里半地刘家营。
公爹名叫刘好善，
丈夫学名刘昆生。
一十八岁中秀才，
恭贺带着把亲迎。
自从奴家把门过，
天大的祸事临家中。
夫妻成亲三天正，
双双荒郊拜祖塋。
祭奠已毕就要走，
哪知道来了一个假朝廷。”
姑娘还要往下讲，
仁宗拦住问一声。

“女子先别讲咧，我且问你，你说来个什么样的人哪？”桂英说：“来个假朝廷。”“朝廷也有假的吗？”“有哇，不是这个假朝廷，俺家咋会遭受这清白之冤呢？”仁宗说：“好，你往下讲，假朝廷来了怎么样啊？”

桂英说：“他拦住车子不让走，
要看奴家是啥面容。”

仁宗说：“你们陈州是这样的风俗吗？认不认得都许看新媳妇？”桂英说：“不认得，也不许看。”“不许看他为啥要看哪？”桂英说：“他的势力大，不敢不让他看。”仁宗说：“看过怎么样

了？”

桂英说：“贼子看奴容貌俊，
暗暗地他把奸计生。
回去他把柬帖写，
请我夫过府饮刘伶。
我的夫接帖不敢不去，
无奈赴筵贼府中。
先上来喝的好酒兑好酒，
到后来蒙汗药兑进‘状元红’。
我的夫喝了蒙汗酒，
一头栽倒会客厅。
假朝廷杀了一个小丫环，
把人头放在我夫他的手中。
天明假把凶手找，
诬陷俺丈夫行了凶。
把我夫送到公堂上，
不容申辩动大刑。
上堂先打八百板，
夹一夹棍拢一绳。
丈夫是个读书人，
这样的酷刑咋支撑？
屈打成招画了供，
把他押在南监中。
我丈夫囚在死牢内，
十八天热决处斩刑。
狗奸贼差下媒婆把信送，

三天后要抢奴家把亲成。
只气得公爹大人碰头死，
婆母悬梁丧残生。
一家四口死三口，
只剩奴家孤伶伶。
白天南监把饭送，
到夜晚烧纸烧到打三更。
今一天再到南监送顿饭，
回家来横是河、竖是井、硬是钢刀、软是绳。
宁死俺是清白体，
决不和贼子把亲成！”
徐桂英从头至尾讲一遍，
仁宗拦住又叫桂英。

“徐桂英啊，你的冤屈真不小。这个奸贼实在把你们家害苦啦。可是，你奸贼长，奸贼短，怎么不说奸贼的姓名啊？你不说名字我给你写状也没法写呀！是告张三还是告李四？总得有个名字啊。”

徐桂英说：“老道爷，这个奸贼虽然有名字，可不敢给你说，俺怕你胆小，这奸贼的势力大，俺若说出奸贼的名姓，把你吓死，白白搭了你一条命吗？”

仁宗一听直想发笑，暗叫：女子呀，你哪知我是宋王天子离京私访啊，孤在汴京每逢早朝，满朝文武，六部三阁，九卿四相，阁老王候，龙子龙孙，太师少保，这个参奏那个，那个弹劾这个，什么官都有，都没把我吓死，难道一个小小蠹贼，能把孤王吓死不成？仁宗想罢就说：“女子，不要紧，你说吧。”

徐桂英说：“你要真想问奸贼的名姓也好办，我找根绳子